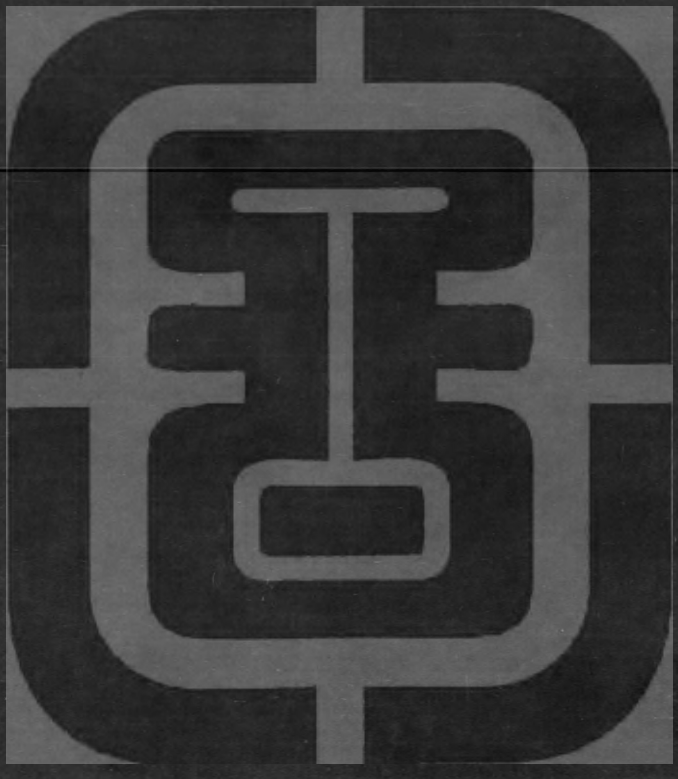

皇明傳信録卷之四

其學士王文忠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文章宏贍沉
雄自成一家初
太祖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
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侍禮郎制
度多公所定除起居注啓妖良多詔修元史召宋
濂同爲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日在史局渴
甚謂宋公曰得酢非
上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即命齎賜之洪武任子

上以雲南梁王拒險弗賓詒公奉命抬諭竟爲梁王所執不屈而死所著有華州集練東萊大事記其章溢者龍泉人國初時被召與劉基葉深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後拜御史中丞

上嘗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議禮者溢奏曰風雨以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誅

上爲之霽威溢爲人又甚孝友盖嘗從鄉先生王叙剛游而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者

其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王明昇以全蜀降獻馬九十而其一色正白盖得之於羅鬼國養坑扎馬與龍交而產者也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北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頭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韉勒不可近近則非人立而

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冊詔有司以牲醪祀於馬祖後勅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橐囊上使其游行死中久之牲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曬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名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馬晉臣繪其形藏焉

其孫賁字仲行號菴五羊城西人也天分極高平生無書不讀詩文豪逸倜儻足追古作者為宋潛溪高第弟子國初時中進士為翰林典籍

太祖誅藍玉搜其家凡有片紙隻字往来者皆得罪先生因嘗為藍玉題一画遂被殺臨刑時口占一詩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黄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既而

太祖問監殺指揮孫賁死時有何言指揮以前詩對

太祖怒曰彼有如此好詩汝乃不覆奏而遽殺之何也亦命殺之先生詩文甚多正德初元四會林世遠為蘇太守為刻木以博尚有詩二絶失刊今録

于此訪某駙馬不遇題壁云青春駙馬不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毬闌春似海隔窓閑殺碧桃花詠石留詩云纍垂纍垂復纍纍垂纍垂壓倒珊瑚枝西風繫破玳瑁皮露出數顆貞珠兒其誠意伯劉基自少穎敏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理陰陰卜筮諸子百家之言莫不該徹元末登第為瑞之高安縣丞縣耆老有精知天文術數之學者而其書甚具先生石與之語其人曰公既聰明絶人而器識宏遠當為一代儒人吾書盡相付先生遂得究觀其說而領其要世亂棄官家居及我

太祖高皇帝渡江先生知為真主也應召出佐興大業及功成名遂引年而退後復朝得病丞相胡惟庸遂以鑿来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白子

上未及肖疾篤而薨

其南京國學之北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塗行人多為鬼眩有致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之鬼又夜飛磚擊人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啓子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不復為祟後因建學焉

其洪武二年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来祭有祠部主事曾曾者江西新塗縣人也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曾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年號曾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款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安南来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見曾取其副觀之其王乃陳叔明魯言前日陳叔煜尔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推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煜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慊惧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

上批之曰島夷猾倉如此却其貢不貢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也對曰不過主事耳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魯以順字犯父諱請就朝議下階吏部以國法已定不之許

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浮魯之所撰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之文已起人意今魯之文復如此

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未幾以病篤上章
乞骸骨
上許之婦未抵家而卒也在勝國時嘗擢科登第至
其宋訥字仲敏滑人也丑戊辰兩科得士大率三天
我朝為國子祭酒已見
下之二而龍頭魁選恒太學大被賞遇一日有疾
上遣中使致諭其畧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
施已之幽得脩道教人所以不病病而速庶以其
有神也訥為祭酒居嘗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
于家及病革其子麟託諸監官懇請其還厲聲曰
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社兩祭齋戒中
耶至祭畢乃舁歸口不一及家事及家氣絶焉劉
三吾為志其墓其元將亡時順帝嘗一夕夢群猪
以喙亢京城之北而城自傾頹遂禁百官軍民家
皆不得養猪又嘗一日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對云
國家千秋萬歲陛下不比深慮除是日月並行乃
可憂耳蓋猪字音與國姓同而日月並行則是明
字又吾國大明之號也然則元帝之夢可謂先兆
而術士之言可謂奇中矣
其國初有戴思者以道醫鳴浙東西洪武丙寅三

月

太宗龍潛北京嘗患瘕聚遣使迎療晉府親王遘末疾亦迎致公隨獲異驗厥晉府訃聞

高皇帝大怒王國臣僚悉逮至京時公侍左右從容進曰昔者臣嘗受知於王飲臣之藥数矣然竊慮其膏粱之毒復作也今日果然

上於是釋然改容諸臣咸得不坐壬申七月

太祖高皇帝徵公入朝將屬以太醫院事公以老病辭受階迪功郎職銜醫值風雨免朝戊寅夏五月

高皇帝大漸公同列進藥不稱者皆麗于辟獨指公謂侍臣曰戴元禮仁義人也慎毋恐後

太宗即位陞為太醫院使未幾屢求致仕乃許之思之學出於舟溪丹溪者朱彥修也今有丹溪纂要心法醫案諸書傳於世

其洪武初制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凡州縣之老人亦與焉某年朝覲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築室于後湖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為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室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浥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對又見其貌頗類猫既明日遂召
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善今將復託汝
為守此冊無俾為鼠耗遂命一內侍引之後湖埋
之自是後湖雖百鼠而黃冊無強弘治某年户部
郎中東莞鄧璨嘗管冊後湖一日獨坐於廳事中
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為朝廷守此黃冊今將
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群鼠嚙然未嘗或蒙嘗諸公
斗酒隻鷄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
見鄧明日即具牲醴祀之自是嗣嘗者歲必祀之
以為嘗或曰老人廣之新會人也

其陳君佐惟揚人能鑿善滑稽洪武間出入禁中
上嘗呼之不名一日問朕似前代何君對曰
陛下酷似神農
上曰朕聞神農形體極異卿何以言之對曰
陛下不似神農如何能嘗百草蓋天下未定時出師
征伐仕卒或掘草食而食
上大笑
其我
太祖高皇帝既即大位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故立
上亦同其甘苦故云尔

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此即周禮所謂
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也聞當時士大夫之仕於朝
者多以鴆血染其衣帶間有捕逮之命輒吮其帶
以先死每早朝必與其妻子泣訣而後行至暮無
事則相慶如更生云所謂鴆者鳥名也集石石裂
着人立死以其血瀝酒飲人及吮其血亦即死其
至兇極毒如此惟犀角可以解之故有鴆處必有
犀其
皇明啓祚實千載之遭逢遐迩傾心豈一夫之抗越
乃改途而易轍願效順以投誠伏念臣叨守邊疆
忝分戎閫天運既去人力難為國破家亡顧孤忠
之何託執窮力盡惟有德之是歸茲伏遇
皇帝陛下道合乾坤量包宇宙陽春宏被於幽谷大
明下燭於覆盆詔諭下頒恩威旁達臣等既荷湔
滌無任懽忻謹遣右丞某等航海以朝天望風而
投疑休兵侍命希照於微衷賣劍買牛乞放歸於
田里此洪武四年遼陽行省平章劉 之降表也
其文頗佳況捨彼夷狄亡國之君而事我中華興
王之主蓋亦孟子所謂用夏變夷者非又抱琵琶
過別舡者比也然則為 者其亦善於擇君者乎

其
廟高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翰林之官教之於內侍監
上聖之所處皆有意謂然以臣之遇觀之
高廟之慮患預防可謂深且遠矣
其今太監之冠帽蓋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為之嘗
聞之金內侍綏以為
國初時高麗未服
高廟遣一細作覘其王之冠制而為之遂命諸內侍
皆冠之後因其使者之来指諸內侍之冠而謂之
曰汝王之冠與朕此內臣冠同今此曹日供使令
之役於朕而汝王乃欲偪強不臣服朕耶使者歸
言之遂舉國降
其鐵券之制其形如瓦
太祖高皇帝以鐵券賜諸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
王之後尚有宋所賜鐵券存焉遂命官職詣其家而
放之制為之其賜東莞伯何貞券文曰維洪武二
十年歲次丁酉八月戊申朔十一日戊午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矗日元運
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以役生民朝興暮滅若此
者相繼亹亹終不知時務而出天道尚驅民以膺

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尔何真率嶺南
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尔守境
如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
於亂時洪武初朕命將四征所在有降者非見旌
旗則未肎附尔真聞八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民海
上郡主亦不量力獨尔真心悅誠服鎮嶺南諸州
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
事務繁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負職徵有負初歸之
誠今特命尔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尔祿
及世世朕本疎膚皆尊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尔
誓若謀反不宥其餘死罪而免二死子免一死以
報推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祿位延於永豈不
偉歟尔敬之哉其
太祖定天下後嘗命數星士偏行天下但有所生年
月日時與聖造同者即以聞既而於某處得一人
焉乃布衣也有
旨召至京師問之曰汝八字與朕同然朕富有四海
汝乃貧居一廛何大相遼絶如此汝家中有所宜
忌以告朕對曰臣無良田美宅家計蕭然惟養蜂
十四窩每年春分後輒割其所釀之密得數十斤

以賣於人聊以贍生耳
上笑曰是也吾為皇帝為十四布政司之主汝為百
姓為十四窩蜂之主一布政如一王者每蜂一窩
亦有一王朕君十四布政汝管十四窩蜂事雖不
同然其理亦不異矣遂以酒食而遣之其
太祖微時有劉繼祖者以鄉曲之舊嘗耶其不給已
而復與善地葬
帝之考妣今皇陵是也
帝得天下之後念劉之恩而劉已亡矣特贈為義惠
候賜候夫妻誥命且道其事復官其子以報之
其王叔英忠臣也嘗作二孝子傳云余在衆中往
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欲
録傳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
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為朝刑者哀
訴於午門願代兄死
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父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
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得存故願以二身
贖兄一身惟
陛下憐之
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刑者曰第

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捨之二人皆
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嘆息泣下
婦人焉其一人者夫為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
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
為不宜以是得赦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四
年少貧無以為守當再嫁耳慎物嫁軍人農夫樵
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墊上謂夫曰汝尚未知
吾志乎遂投於墊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
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
夫既死即自投於河又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
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于官婦人則當給為官
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二人縱無他辱
於於義又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縊而死
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為之傳以傳于世不
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輒不得發以余一人
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
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宜多有其事將
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耶抑異時誠必有
之而特盛于今耶余亦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
其詳者焉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

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
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若岩人也其父叔弘
與其鄉人多仇圭嘗諫之後仇人以賊告叔弘罪
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為子不能諫其父
陷之於不義得罪當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
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
司以聞
上曰大喜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
百官朝
覲將播告之為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
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
圭代父死而贖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圭
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
感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
急遇諸子未嘗借亂色少不如指必笞繫至馴伏
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
季誠照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
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
年詔天下盡革令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
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尒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

論罪作城隸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千紙季用又病
痢被楚謂煦曰吾賞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
勿深憂但收吾骸骨歸葬耳煦惶惧不敢離左右
復戒二第能正共守不敢少雜季用由是得不死
時後告枉法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
二人被極刑人衆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
者謂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許皆死萬一吾
父由訴得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
司為陳于
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
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父煦謝曰微君有孝子吾
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哀
臨循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胃
死得免為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為命嗚呼為
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其元至元間楊璉真加發宋朝諸陵以理宗首骨
為飲器

太祖既得燕都令守城吳勉訪而得之遂命埋之于
城南寺及覽浙江所進地圖有宋諸陵復命瘞于
舊穴其

太祖以許元為祭酒還家祭祖

太祖及
皇太子皆厚賜之浙江按察司僉事程孔照劾元不
當用象牙床及於杭州娶妾
太祖以元安置南雄後遇恩赦回家王莽子祭胡夫
海回京奏元直安人數不在赦例赦罪人不赦安
置遂逮元至京下獄病死

其
太祖嘗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服重服而大笑
問曰觀夫人之狀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
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
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
而笑之也
太祖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
步是吾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杯草木
森翳及掘地數尺見其志則晉卞壼所藏也面色
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六七寸是時城中
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司春

秋祀之

其劉伯溫將死命焚尸揚灰勿葬平生所讀兵書則進於朝廷及死未幾

高廟聞之遣中使至其家索書其子趙進朝廷焉

高廟甚喜且欲命官營塋其子以父既焚對

高廟不從故至今青田有劉伯溫墓然實空塚耳

其

高廟嘗命伯溫卜歷數之長短伯溫卜之曰遇順而

上

高廟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然此亦

聖祖之謙德耳蓋其取天下於曳欤之手名正言順雖湯武不能及聖子神孫享帝王莫大之業雖與

穹壤共弊可也所謂三百單八何足云乎

其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嘗侍宴

時築城者奏欲去之

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把門遂得不毀

其國初有桂彥良者為

皇太子正字嘗侍宴

上諭以治道以彥良曰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

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人

君將忿欲是務去明年日南至有事于圜丘以祝

文謚主者公曰予小子履蕩用于郊我將我享武
歌于廟以古律今未足深譴
上笑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献替称善文之嘗有以墨
敗官者賜死公力請如律不聽公但曰三尺法當
與天下守之
上頷之茲欲試以事以三府疑獄命以讞以情原者
君子人翰林以失議見呵公奏當取長畧短
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校其短以造其全時方以法
絕下謂曰法數行而數犯柰何對曰用德則佚用
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
靖於德矣他日與林謨除晉相府右傳授通奉大夫
上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其為
上所屬類如此十一年除晉相府右傳授通奉大夫
内出勅文以孔孟期之居官則德重望尊治化聲
聞府告無事王益重之政多缺焉公謂王者一正
心而國定因進心圖以明之十三年華相府改長
史授奉正大夫以疾謝
詔許之十五年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執奏十八年
勅歸里田

其洪武間朝廷清明法令嚴密善無微而不録惡無小而不誅有為老人帕做人材莊為痴愚不識字以臭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以人材御史慮事累及詐以他屍作已名字朦朧相埋而潜遁去者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同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後事露竟亦不免於誅

其

聖祖嘗有佳句示鳥啼紅樹裡人在翠微中天下誦之

其

懿文太子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德圓圓象也有清光照九州此詩亦佳然未得圓圓象是春秋不永不得繼統而居寶之兆蓋詩讖也

皇明傳信録卷四

皇明傳信録卷之五

其蘇州士大夫家多有

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予嘗得伏覩而莊誦之其畧

曰允炆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索其秉心不孝更改

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委

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及於朕朕乃

高皇帝嫡子

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内有奸惡王得興兵以討之朕

遵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

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其罪而攻之者允炆

會不及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戰勝攻克駐蹕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
輔成王之誼而乃不容朕憬闔宮自焚以絶宗社
天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
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
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府徇輿情乃六月十
七日即皇帝位云云
太宗既渡江入京師以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
齊泰禮部尚書陳迪左副都御史練安翰林侍講
方孝孺禮部右侍郎黃觀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
劉公瑾刑部尚書侯泰侍郎暴昭户部侍郎郭任
盧迥户科給事中陳繼之董庸曾鳳韶王度高翔
魏冕吏部尚書張紞侍郎毛泰宗人府經歷宋
徵巨敬爲奸臣皆誅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泰
州府分宜人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少年文采伴
讀東宮建文時爲太常寺卿建議削侯王之權大
見信任已而坐赤族　齊泰字　應天府溧水人
北兵起泰主征伐之策合將出師多其籌畫北兵

至金川門譚王及李景隆開門迎降泰出走過廣
德州遇王原采後被執凌遲而亦其族兄弟宗敬
叔陽彥等俱充軍陳迪字景道寧國府宣城縣人
世居麻姑山西村幼有志操洪武初辟本府學訓
導已未以通經召試除翰林編脩陞侍講歷山東
左參政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等處苗賊
猖獗率土兵破之戊寅徵詣行在陞禮部尚書庚
辰水旱迪奏審罪因以清刑獄厚恤逃民以息寇
盜皆從之辛巳加太子少保辭燕俸不受聞北方
兵逼近與黃子澄張統齊泰郭任侯泰黃觀方孝
京兒隨住永樂六年送浣衣局至九年三月京兒
尚在監聽決陳維之字
福建莆田縣仁壽里十五畾人任户科給事中北
兵起維之間有建白因肆指斥京師平與王子平
巨敬等不服俱被誅父四秀甘肅充軍母王一姐
隨住至鄭州故父至開封府故妻饒氏即姚氏一年
四十二配象奴阿宗為妻男徵仔隨母給配後扒
送鎮撫司在屯所故女進奴配指揮秦江為奴弟
合翔等俱充軍張統字昭季號菴西安府富平
人由明經舉歷雲南參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

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
儀公用程度悉紞裁定民夷心孚遠邇奠安考功
能天下第一深蒙奬諭召還爲吏部尚書癸未北
兵入京城紞經死于部之後堂王度字子忠惠州
府歸善縣人由明經儒士任山東道御史北兵既
平京師欲用之辭不就發賀縣千户所充軍其餘
俱失其事實惜哉其許觀字瀾伯本姓黄貴池西
一堡人父某封某官贅于在城許氏生公遂從母
家姓以書經補邑庠生聚池口驛女翁氏所生二
女公嘗築翠微書舍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黄公殷
孺練安胡閏宋徵左拾遺戴德彝寧波人户科給
事中韓永山西浮山人等奏請急設法防禦禍且
不測
太宗既即位召迪等責問俱不服族誅迪等與二字
鳳山丹山同日死家人拾其遺骸歸葬宣城計家
橋圩埂上後宗姻憤其累已謫戍者掘其屍投於
河洪熙元年詔釋謫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
寅郡人設主於鄉賢祠甲辰郡守某復於迪故居
立祠并立石墓間寧國人舊傳迪被刑之日父子
四人皆縛於柱鳳山等舌鼻耳尖炒熟納迪口中

復食之遂俱凌遲碎骨肴老奴拾遺骸負歸葬計
家橋練安字子寧江西臨安府新淦縣人洪武拾
捌年進士及第歷修撰遷吏部侍郎左副都御史
嘗上書論曹魏已而北兵渡淮靖江王府長使尚
用道與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
者誤國詔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詰
兩人答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詰者媿而止
後坐赤族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洪武二十
九年任漢中府學教授三十年尚在漢中應詔擢
蜀府教授尋用文薦待詔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
問所為惟孝孺是咨
文廟初即位欲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筆者曰必逋
方孝孺召之數次不至以勢逼之不得已持斬衰
而行見
文廟即命草詔乃舉聲大哭曰將何為辭左右禁其
哭授以筆即投之於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遂凌遲之禍及宗族被收劉者八百四十
七人希直絕命辭云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三綱
易位兮四維不修骨肉相殘兮至親為讐奸臣得
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

今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今庶不我允許觀有事狀
甚祥別録於後鄒公瑾字　重慶古渝人王仲縉
嘗贈以文甚許其為人胡閏字　鄱陽人舅傳道
亦典刑次男傳慶傳復俱戍邊衛妻汪氏及二女
俱配象奴侯恭字不知何許人三十五年二月到
濟寧等處運粮五月到淮安等處運粮六月二十
一日赴京行至高郵與皂隸上高人茅卯仔同被
執送錦衣衛七月初十日典刑弟敬祖男玘亦俱
典刑他子弟俱充軍妻曹氏年四十九歲配象奴
刺三後刺三故以老病發與男錦衣衛習匠人侯
士天兵入大都殺士死之公益自砥礪洪武二十
三年庚午應有司貢入胃監是歲遂領鄉薦明年
辛未上春官就試士凡六百五十人取合格者得
公等三十一人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
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
高皇帝擢公進士及第第一名建文初由翰林歷禮
部右侍郎尋官制改增侍中員次尚書以公為之
且掌尚寶司事復姓黃別字尚賓與侍講方孝孺
等日見親用時靖難師起公奉命草詔論大義師
既渡淮奉命徵兵上游諸郡入援公憤不顧家且

行且募兵至安慶府靖難之師已駐金川門下令
諭京城軍民暴諸文職奸臣罪狀公名列第六痛
哭謂人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肎受辱遂招魂葬之
江上越明日其家僮自京逃來言執政大人有觀
望權戴者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尚寶已赴上游
起兵矣因執其妻女配象奴象奴叱其妻出金銀
釵釧之類持之市酒殽欲供合歡之費其妻俟象
奴出與其女及家屬十人俱赴淮清喬下死回自
安慶舟次李河閘報者曰上已出奔過池之建德
而群臣奉
新皇帝即位今三日矣公自忿大事已去力不能支
輙東向再拜於羅叉磯急湍處紿舟人回棹佯為
見風投於水舟人急以鈎挽之僅得珠絲棕帽後
追捕者得之以獻命購其屍不獲疑有匿之者遂
籍其九族焉初郡縣為公建狀元坊得罪之日坊
隨以踣獨其扁存于故家後議復建遂有持以獻
者人咸驚異其故第遺址今為學宮公之新祠在
其西偏云
其鐵鉉鄧州和豐鄉人由監生除禮科給事中革
除年間陞山東叅政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初二日

送法司十月十七日典刑時年三十七十月初五
日山東布政司經歷司送家屬到京男福安十二
歲永樂三年河池千戶所充軍康其七歲故妻湯
氏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送教坊司元年閏十
月故女玉兒四歲送教坊司父仲名年八十三母
薛氏並海南安置六年故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
詳明
高廟喜之曰字之昂石凡法司有疑獄必屬鉉而成
文廟潛邸時有訴遣法狀者召至法司問數日不成
高廟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
東參政
文廟兵至城下圍之月餘不下城有攻破者隨完之
以計詐開門降以叛侯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已而
出戰
文廟被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
至正言不屈命其一顧碎分其体至死罵聲方已
其周德字是脩初舉霍丘縣訓導入見
高皇帝擢周府奉祠正建文初有告周府過失事官
屬皆下吏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纂于

翰林論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衆怒挫折之屹
不爲動
文廟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留書其家
別友人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
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
日
文廟即位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
其
太宗過江時解縉胡廣金幼敦楊士奇周是脩輩俱
在朝初亦有約同死已死而俱負約獨是脩從容
就死後解縉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我
亦同死誰爲尔父作傳識者笑之
文廟舉師所過郡邑皆歸附伯璿度不支不屈時惟
其顏瑰字伯璿廬陵人唐魯公之後爲沛令
一子在側預送之出走遂入衣冠南向再拜自經
其子不忍去復還父已死亦死之後劉球追詠之
之曰父子捐生總蹈危精神嘗與日光隨縣南荒
壠遺民識地下丹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
忠同郡後賢師古今載筆皆公道共使聲名百代

垂

其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入太學十七年旌表孝子尋除前軍都督府試在斷事十八年上表陳策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上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發貴州間索嶺千戶所充軍仍許以姓代役建文初上書陳情乞歸田里既而有詔求賢遼守王欽辟舉禮送赴銓曹會北兵起既獻策欲弱藩王之權差叅贊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軍務脩書詣北軍講解不聽乃歸景隆軍駐劄德州俄戰敗與督餉叅政鐵鉉在臨邑盟誓招兵協同都司守濟南又從征緝陽鴈門等處後聞京師已平縊死于驛舍鐵鉉嘗有詩贈巍曰群書歷覽見隋何惜節盤根利器磨又隱遼山田傳說等閑高志慕鄒軻為臣盡已全名節處友知音取瑟歌尼父凌煙題姓字歸田舊隱且蹉跎而巍亦嘗有從軍吟日百萬貔貅過大行軍容整肅陣堂亡群走起獻無蔵數失木飛禽近上蒼白刃磨山振響紅旗風動日增光將軍駐馬鞭麾指信宿擒獫會晉陽又嘗上書建

文欲弱藩王之權使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
意其畧曰漢高祖提三尺劍以定禍亂憫秦孤弱
而亡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高祖逮慮之策
豈意遺文景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治安策曰今
天下方病大瘇其欲削弱六國之意可知矣賴文
帝含忍容之其後景帝不知乃考又遇鼂錯刻深
任削諸侯非命將得人幾危社稷則錯不能辭其
責矣我
太祖高皇帝之起與漢高祖同而英武過之中國既
定於是体三代之封建形勢之地陝西秦府王之
山西晉府王之其燕國雖無山川之限其南冀州
真定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垣平肥沃貢賦之饒可
知其北雖曰沙漠不毛然廣畜牛馬不耕不蠶皮
肉為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籍之以興一代之業
故以燕府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王山河阻深
劉備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其之餘
楚湘齊兗寧遼各代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
分封過當然
太祖之意欲護中國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多驕逸
不法不削則紀綱不立削之則傷恩比我主上之

所難處也賈誼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當今
之勢以臣愚見不宜用鼂錯削奪之策但當學主
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之子弟分王於
齊兖吳楚潭湘四府之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其
餘寧遼伐慶肅等府北類而分王之少其地則藩
王之權不削自弱矣
文廟兵起巍又奏為願使協燕事其言曰臣係貴州
都司軍士山西人原係太學生員蒙以山林慷材
抱德保舉到京吏部引奏為臣不曾在投欽依發
回本所今有姪高二應役臣雖不為國用聞知燕
兵作亂人人得而討之臣聞管蔡監殷以叛周公
聖人之才取之如反掌必以待三年之後而滅之
其初欲其悔過而投降也今燕國不軌
皇上命大將率大衆討之小國固易破也又恐傷生
靈臣願奉明詔或咫尺之書大陳義禮之詞明以
天命曉以禍福使各罷兵而各守分土昔鄒食其
掉三寸舌下齊魯仲連脩咫尺之書破燕臣雖無
二子通變之口才頗有二子之志惟在吾主上用
與不用尔建文許之遂以書上

文廟其畧云
太祖高皇帝升遐遺詔內外同心輔政蓋欲使
聖明天子欽遵遺詔嗣登大寶朝野皆曰內有聖明
聖子神孫本支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祖訓
一定百一世永賴
君王外有膏肉藩翰萬世盤石之固不意
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今在朝諸臣
皆謂以順討逆取北兵擒大王如拾芥耳臣寄跡
岩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以動干戈孰若和解使
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
厚臣所以得奉
聖天子明詔置死度外来見
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夫神器不可以智力
求
大祖衆胡元亂極思治之機應天而順乎人也
大王何以一朝之忿骨肉之親翻為讐敵者昔周公
聞流言避位居東使
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若聞誇言
或解其護衛甲兵或質其子愛子孫釋猜忌之疑
寒谿間之口如此

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今乃移檄遠邇大興甲
兵所以任事者得以藉口為
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鼂錯
為名也臣獨以殿下欲伸伊周之志行周公之道
雖然萬一奸雄乘釁突起大王不能辭其責矣今
擾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擒將擄士
易若見鋋但經今數月尚不能處一隅之北平較
之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況朝廷驅天下無限之
師
大王以一國有限衆應之大王得心之士大約不過
三之十萬衆大王與聖天子骨肉尚生離間況三
十萬異姓之衆寧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者
乎
大王其熟思之臣躬奉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為
至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流涕今大王若信臣
言以臣為質備述情由上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
事報朝廷必宥
大王擅興甲兵軍民將士協從之罪如舊親好則
太祖在天之靈亦必安如其不驗臣甘鼎鑊若
大王執迷不回特區區之水勝忘親親之大義以寡

敵衆而不可成之悖事臣又不知其優劣也況
太祖大喪未終毒興師旅與夷齊泰伯仲雍讓國有
徑庭矣
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人民不無簒奪之議幸
而得成後世公論以
大王爲何如主哉臣言有盡而意無窮願再思而審
處焉
广廟不聽則又爲書上之援引詩書反復幾千言大
意勸
文廟以周公自任以成王視建文然民間所傳本字
多訛舛又多闕文遂不録
其永樂貳年三月二十七日封驪寧王詔曰朕聞
帝王之道立愛惟親子不祇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文神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皇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
長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永徂子允炆幼沖嗣立
昏愚自暴顛覆成章崇信奸邪戕害骨肉舉兵攻
朕必欲咸劉俾無噍類天下蕩然社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
父皇母后創業之難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佑內難
廓清允炆罪惡貫盈闔宮赴大諸臣同詞勸進朕
以
宗社為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熥允熞
仍襲王封不意允熥允熞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
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痛
切於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有承嗣其弟四子允熙
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甌寧王世守懿文宣太
子祀嗚呼協和之道睦族為先之惇叙之仁維祖
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
其平安一名保兒壯勇有名庚辰四月與都指揮
李景隆戰于白溝河辛巳戰藁城又統兵十餘萬
戰淝河大敗北兵于小河壬午春督遼東兵十餘
萬圍通州又戰單家橋四月退至靈壁時為副總
兵大戰敗為北兵所擒
上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師平後
上一日問左右平保兒尚在耶安聞知自經死
其茅大芳年五十四歲揚州府泰興縣在城人由

儒士入官嘗寄詩誰甸守將有云縱使火龍焚地
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蓋北兵初起時為山東鐵
布政所拒又之上未到誰三十五年八月十七日
與其子順童道壽俱典刑順童子添孫充軍道壽
子婦生等在獄死妻張氏發教坊司其子既録高
巍以上死節之臣於前矣近又於一士夫家得数
人焉然其所以得罪之故皆不可得而知也姑録
于此有胡子昭者嘉定州茅縣川鄉人為山東按
察司僉事嘗預脩史被誅妻王氏帶女住女配千
戶喜孫為奴父復初充軍三子紹緝習匠死維亦
習匠後充軍誅有鄭恕者台州府仙居縣人由訓
導陞蕭縣尹凌遲妻彭氏妾夏氏女百家奴俱送
浣衣局二子讞楷姪韞皆發北京種田有陳彥回
者莆田縣人任徽州府知府誅妻屠氏配蘇州府
千戶小友生為奴有姚善者安陸州人為蘇州府
府凌遲妻宋氏配指揮紀綱為奴子頓兒誅有廖
鏞者無為州巢縣人誅父昇弟銘鉞俱充軍母楊
氏并銘女俱發浣衣局有葉惠仲者台州臨海人
嘗以知縣充使官又嘗為庚辰同考凌遲妻蕭氏
配永平衛千戶秦貴為奴有闔濬者青州府諸城

縣人為其官誅子蛮兒隨母王氏給配隨住有謝昇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為某官誅男吱兒充軍妻韓氏送营國公丘福處轉营奸宿有高不危者亦不知其爵里被誅子某及弟宣俱南海充軍有耿清者陝西貴寧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有戴德燊者寧波府奉化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歷官侍講改左拾遺有盧原質者台州府寧海縣人洪武三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官至太常少卿俱就誅有張昺者為北平布政使與程享俱奉

旨程享等是張昺的親是鐵錦衣衛駕去着火燒又有曰蔔誠曰盧振者亦皆失其爵里俱伏誅其子備載黃子澄以下及高巍茅大芳并胡子昭以下諸死節之臣蓋將俾其俱得以留其名於後世而亦將有以懼夫天下後世之偷生避患賣國忘君者耳或者乃有以予不避忌諱為疑者嗚呼是何傷哉自上人言之昔唐太宗自觀實録見書多徵隱命史官削去浮辭直書其六月四日事語多徵隱命史官削去浮辭直書其事下人言之漢高祖既滅項羽羽臣季布嘗數見窘辱則嘉其忠而赦之為郎中丁公嘗慷私結恩

則惡其不忠而戮之以徇衆蓋所以培養氣節示
爲人臣者勸也況我
文皇入靖内難之時京城公侯大將有佯戰而齎舟
以濟師者有佯守而責門以迎降者既而廷詰之
曰好是朕自家来倘外人汝等亦若此爲耶遂刑
以重典有指揮平保兒者逆戰于白溝河厥後亦
召問曰尔前日追朕將何如對曰臣那時趕上侍
長一鎗不饒乃赦而增秩都聞其亦漢高斬丁赦
季之意矣夫諸死節之臣雖其罔知天命不能迎
佐中興罪固不赦耳使其得延喘息進謝于廷如
不顧仕然後乞黄冠野服以備顧問我
文廟未必不以赦平保兒者赦矣寧冒深譬之哉諸
臣之中姑以許觀言之觀姑得罪之秋烟舊連坐
轉京徼者無慮數十百人此
仁朝之所目覩者迫即位之始洪熙元年悉赦而釋
之可見
後聖不以爲嫌不忍怒甲矣蓋
先聖之所以忿之者責在逆也討罪之公也
後聖之所以不嫌者予其忠也勸善之公也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後之人豈可區區例論而恒爲忌諱

也哉夫褒忠貶佞存諸
國史予恐諸死節之臣國史亦或有所遺漏而不及
書則不惟其目不瞑於地下而天下後世之偷生
避患賣國忘君而邀不義之利者將紛然而起而
不復有忠臣烈士矣無忠臣烈士抑豈有道之國
之所宜哉書此以釋或者之疑其徐輝祖中山王
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事建文君永樂
初年奪爵至五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此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昺葛誠等
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
是中山王男恩念忠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
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著在閑令病故了中山
王的功不可忘如今將著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
封魏國公的爵中山王沒後的禄米户部查了都
還他

五卷終

皇明傳信録卷之六

其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國初時
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於城中
文廟南伐以建文為變亂成法此亦其一事也
文廟既有天下三法司遂復於故處
其
文廟之南伐也既渡江召解縉問曰建文以闔宮自
焚吾欲於群兄弟之中擇一賢王以主天下而身
歸燕藩可乎縉對曰事已如此
陛下便當紹

太祖之位豈可輕讓與人然後以大義感天下必先
往哭於
太祖之廟然後即真可也
文皇如其言於是中外臣民皆謂南伐之舉為義舉
矣緒後位至學士極荷寵眷因建某事出為交趾
恭政未幾述職還朝
文皇一日召至便殿屏左右問曰漢王英邁類我太
子不如也於汝意何如緒曰自古以孽奪宗者必
亂天下漢王雖英邁然太子亦足為守成之主
天下之本豈可輕動

文皇嘿然出遇太子謂曰
陛下愛漢王殿下恐不得之在東宮矣太子憂甚明
日遂投井因左右救得免
文皇聞之召太子問曰我初無以庶易嫡之說汝聞
之誰耶對曰臣見解緒言之耳
文皇怒遂詔置緒於獄久之掌衛事指揮某請曰解
緒久在獄實無大罪願
陛下赦之
文皇大怒曰朕以彼為死矣乃尚在乎某知
上必欲殺之既還遂召緒出獄對之流涕飲以燒酒

既醉埋於堂下雪中頃刻而死

其湖廣江西人事建文君為某官

文皇既渡江克京師廣匿於家解緡為言於

上曰胡廣欲為舊君死節

陛下盍召而用之

上許焉中使至門聞廣於內謂其家人曰有一猪子

在外汝不喚回得無已為渡江軍士所啖乎中士

竊笑曰一猪不能捨況能舍其命耶遂入召與見

上後被寵任官至閣老而卒今江西人猶謂廣子孫

為胡猪子家猪仔者小猪之稱浙江閩廣皆然

其建文時王叔英為方孝孺所薦為修撰後

太宗即位為避方黨變姓名逃於廣德州之祠山幾

一載死焉至成化間有進士周梁賓者来知此州

作碑文以暴其忠因一屬縣無狀嘗被周撻遂奏

周毀謗

太宗周被執至京師見

上曰方孝孺之忠實難泯臣實方黨雖死無憾

上置之不問仍復職尋拜郎中年未五十而致仕

其

高廟昇成龍昇建文君即位

文廟以燕王来奔喪而不朝盖以叔不可拜姪也建
文君命百官議之金華龔叔安時為某科給事中
出班跪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顔立
地宮中叙叔姪之情而
文廟終不以為然不朝而去未幾遂舉兵入靖内難
龔叔安同科道等官四十六人俱督戰於金川門
上俄
文廟兵破其門而入叔安猶未知忽見宮中火起遂
相謂曰宮殿被焚事敗矣不死被受辱遂皆墜城
求死其中不死者八人尋亦自殺

其
太祖皇帝入靖内難建文君披剃南遁隱於雲南之
某寺至成化某年時年時已八十餘矣一日至布
政司自言其為某人且日久在外思歸盍為吾計
都布按三司遂謀於沐國公載以檻車而致諸北
京其過某處嘗有詩曰流落天涯四十秋蕭蕭白
髮已盈頭乾坤有夢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
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
緑野老蚕聲哭未休
其彭從吾先生過江南題咏甚多有云

臨江號名郡佳麗傳在昔豈不產異人為茲壯顏
色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
太心扣之至再三欲語還踧踖為言有奸臣名字
不記憶道是練狀頭直言對廷策內臺司風紀偏
遭陽九厄飛簡論魏曹戮力事討賊國事不容言
痛哭泪沾臆膠固不知幾秖顧順與逆嚴刑及九
族奇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賤子請一析神考早
謝世太孫推正嫡母妃開平家元勛載帝室姻婭
盡雄豪健聞萬人敵隱然九鼎重楚子敢輕測嫌
隙一以開讒口肆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國
時有黃奉常輕佻故無匹伴讀在東宮春顧君心
格踪跡類叔文論事常造膫一旦削侯王匆皇何
太急細瑣昧大体國釁此為隙漁陽動地来六軍
盡股栗齊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堂正正旗誓
書嚴紀律內相方夫子早年當經術倚馬草檄文
樞機方密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特五畝給緇
黃異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我今半遺失當其橫
行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靡他鼎鑊甘如密仰視
三光明萬古常昭晰俯視五岳尊坤維賴以立父
母豈不顧天常不可易妻子豈不愛吾分當自適

寄語謝諸親業寃皆宿積慎我無怨尤恐尤竟何
益所貴賢士模萬段何足恤後来奸佞儒巧言自
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簿書日埋頭回回
嘆昏塞乍聞已毛竪空拳幾欲擊孤灯秋夜長四
壁虫聲寂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識
聖人順天命四海瞻堯日尔胡守戇愚甘心取族戮
不顧觧與胡乗時附鳳翼恩寵日日加聲名垂簡
冊從吾者刑部尚書彭韶也
其
太宗皇帝既有恤兵養民之疏建文君遂下詔曰建
文三年四月十四日准奏為恤兵事朕惟君者体
天之道以行於物無所不覆者天也於人無所不
愛者君也猶之物類有麟鳳之祥者有虎狼之毒
者而天未常不涵育之矣人君亦然雖有善悪之
人人君未嘗不包容之朕以宗嫡祗承
皇天景命恭奉
太祖高皇遺詔嗣承洪業夙夜以思不遑寧處惟以
内親九族外安兆民為心豈意諸藩不遵
祖訓疊生釁隙朕以尔燕藩骨肉至親諸王之長性
秉聰明必能永輔邦家以尊王室何其遽亡君臣

之大義逼脅將士註誤吏民肆為不軌之謀造危
宗社之計朕念
高皇帝付託之重不得已告于
上下神祇命將出師往正其罪意謂必悔前愆投兵
輸款以謝
孝陵乃愈以兵戈相加而為侵犯園陵之舉即縱朕
不明昧於用人亦當以忠義上告豈可輒行此不
道之事耶朕念親親之恩生靈之命屢頒詔赦許
以自新爾乃傲然不知愧負圖一時之僥倖立萬
世之惡名方命虐民荼毒四海乃神之人所共怒
實天理之所不容然屈法伸恩朕豈忍惜況諸將
士吏民皆朕赤子若彼逼脅非其本心詔書到日
咸赦其罪官復原職軍民各歸原籍爾燕父子或
躬謝罪於
孝陵或歸本國勿預兵政朕亦復尔王爵永為藩輔
爾若不然何以見追悔之誠心息兵之實事乎朕
言大道必不爾誑慎勿疑惑以重厚愆嗚呼代天理
物朕心惟念乎安民捨罪全生爾等勿志乎報國
息兵罷職共享太平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其

太宗靖難之謀肇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
玉開封府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仕
太祖後事
太宗東昌之戰
上以数千騎驍出陣後敵圖数匝
上衝擊而出玉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数十人王亦被創而
歿
上哭之慟既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良輔
張玉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嚥隕涕不已諸將
皆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倫智勇
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早沒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其
文廟奉天靖難之師初與惟慥密議者惟東平王未
能及河間忠武王而已能初與忠武建議擒三司
奪九門遂將兵轉戰而能靡堅不摧靡剛不馴惟
與平安小河之戰為敵所乘稍却諸將遂請旋師
獨能力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輒自阻項羽百
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興自殿下舉兵来克捷
多矣此小挫何置意但當以
宗社為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嘆曰尔言深合吾心遂將兵南行勢如破竹
至渡江入京師而承大統論靖難功以能為首後
承命掛征夷大将軍印往征交趾師至廣西
上顧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其能乎然能
足辦斯事朕第慮氣候非所習耳踰旬果訃聞
上為震悼洒泣親為文祭之

其禮部尚書胡公濙常州府武進縣人生而髮白
彌月乃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
日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即笑謂曰此吾師天池
高僧也今我求見以笑為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
公洪武年間為給事中後事
太宗嘗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之向
背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隲孝順事實書成俾公
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者
先是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禹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
疏以
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宣宗皇帝嗣位賜公銀章四其文曰文恭世家曰清
和恭靖時常民有豪横者既抵于法悉以田宅賜
公至年八十三致仕三弟時年皆七十餘蒼顏白
髮燕樂於一堂之上優游桑梓者七年乃終或言
公巡遊天下時嘗遇仙人張三丰不知果然否
其叔英宇原采台州人黄岩事建文君為修撰
太宗文皇帝入靖内難原采募兵廣德既而知事弗
克濟遂引決於祠山自為贊曰生既文矣未有補
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又為絶命詞曰
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差予事君父自省多過
愆雅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
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
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杳難継偶
尔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原采死未幾
有詔治奸黨其妻金不屈死二女亦投井後死有
人上所賦詩

上曰彼各為其主尔勿問先原来臨死時謂祠山道
士盛希年曰幸葬我於祠山之藁令有墓存焉吾
同年邑人張君燦為廣德建平令為予言之如此
其蹇公義重慶之巴縣人中洪武甲子四川鄉試
明年中禮部會試迮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
人初名瑢一日奏
上問汝蹇叔後乎親洒宸翰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
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
太宗文皇帝入正統轉左侍郎数月陞吏部尚書時
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公從容為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問舉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
者賴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
上皆斥之七年車駕巡狩北京命侍從皇太子監國
及皇太子嗣位是為
仁宗皇帝進公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其文曰
繩愆糾謬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即其疏用此封進来蓋望公
等匡直也既又念公侍從監國舊勞特製蹇忠節

印賜之及
宣宗皇帝即位繼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云公
享年七十三終于位
其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禮
部尚書浦城鄭賜齎香帛往荅神休聞山呼聲者
三震動天地賜亟歸奏
太宗命立石記之
其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塋其祖已預擇吉
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
尊翁先大人之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
數百年子孫蘩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
當徙而避之額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訖辭去
明日起土即得一穴開六尺許中有赤蛇千餘尾
共一穴其一長數丈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
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新
縱火族之有烟一道直引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娠
後數日先生生焉馬厥狀甚類蛇舌有兩尖能餂人
鼻中幼穎悟及長師宋景濂為文議論滂亦類蘇
東坡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族蓋亦蛇

之報云

其建文君年老而歸於北京朝廷命三四老中官視之蓋欲驗其是否而皆不能認之矣最後又差一老中官至建文君曰我昔欲殺曹賊時擲下金鎗誤傷一人正是汝也今瘡瘢尚在乎老中官解襟示之建文君遂抱其頸而大哭乞乃止諸中官皆為之掩泣焉蓋建文所謂殺曹賊而擲金鎗者

聞其嘗命曹國公李景隆徃禦

太宗敗北而歸建文君鎮于

太廟手持金鎗謂曹國曰國若亡尔必先死于此及後城破不及殺曹國而遁

其

文廟渡江入城時有平保兒一鎗幾中之因馬忽跪下不能進而

文廟脫焉及後即位召保兒問之曰使尔前日追朕及之時如之何對曰臣那時趕上得長一鎗不饒

文廟大笑以為北

聖君之獎勵忠臣固如此

其尚寶司少卿李公忠徹號柳莊父珙精於風鑑

公得其傳

高廟崩建文嗣位信任非人猜忌宗室
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志召公問之對曰天命有在誰
能禦之後果入正大統及
宣廟嗣位一日見
上容邑曰宗室中有謀奪嫡離間君臣石首楊文
及狀者公遂扈從往征之其善相如此當代一人
而已
其永樂中漢庶人潛謀奪嫡離間君臣石首楊文
定公時為司經局洗馬兼編修下錦衣獄垂十年
家人供食數絕糧又
上命巨測日與死為隣公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
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對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其不以患難介意如此初公鄉試為首選胡儼典
文衡批其所刋文曰初學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
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
正言而不効公孫之阿世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
祭酒公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
不辭人兩高之
其李侃字希正中正統壬戌進士為給事中已已
虜酋也先犯順為太監王振僨事車駕被遮

景皇帝以郕王攝政公與兵部尚書王竑請正其罪
以謝天下郕王既登寶位改元景泰尊
英廟為太上王近臣有効前所為竊弄威權者公懷
疏陛陳即日擯出其一人時護從死節之臣皆録
用其子孫又上疏以為偷生苟活者宜加嚴譴以
勵臣節事雖不行人皆憚之勇後悔過奉車駕回
京議迎復禮弗稱公即上章極言
太上皇為社稷生靈計今日禮儀從厚顧忻旨命廷
臣議僉曰李侃所言無他非欲
皇上篤親親之義盡友愛之情於是禮儀有加戶部
尚書金廉格詔徵斂無敢言者公面糾其罪曲宥
之公復膝行之前勵聲効其難宥狀遂下廉獄是
年虜復寇邊公又上疏大要欲內修外攘振綱紀
以收人心節浮費以資軍用三年廣西指揮王
冀脫大辟驀請易儲下廷議公執以為不可曰東
宮無失德易儲非美事有項中官興安出動以危
言公對衆洒泣執議如初遂改詹事府丞以解言
官在職十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排奸庇奸折
廷諍公卿嚴憚之

其夏公原吉湖廣湘陰人永樂二十二年雷震奉

天啟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
尤峻
太宗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多云朝
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謀數月而後行言者因
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於午門外對辨時都御史陳
英等且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
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內臣出至午門問言官與大臣對辨如何衆皆
紛然啐罵言官妄言公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
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
臣等偕員大臣不能協贊大義臣等合當有罪內
官入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
天顏悅懌遂傳旨令各回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
得罪者衆謂非公之言則又將蕭儀之誅矣公自
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大夫人
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坐公及長家居恒有若
戴大笠若土神者蚤夜護公行

宣宗時寵春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有
御賜名馬性甚靈每召臨馬必啼囓闢者報公具
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其
太宗第三次親征北虜兵次開平夜夢有人告之曰
上帝好生惡殺如此者再既覺遂命儒臣草詔班師
可謂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矣
其永樂間饒州人朱秀所著書斥瀛洛閩閩之
說
太宗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燬其書而罪之
其少師姚廣孝蘇州人也幼時出家為僧好讀異
書遇異人得一術能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
太宗將靖內難令擇日答曰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
可舉事至期疾風甚雨此是兵家之忌也廣孝曰
上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是兵家之忌也廣孝曰
殿下是箇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勢頭起我豈不先
知今日有風雨哉急行無緩其後果驗
其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
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賦詞
解作落梅風一闋曰
太宗嫦娥向今夜圓不雲簫不著

人見拆取今宵倚闌不去眠着誰過廣寒宮殿
上覽之懽甚留綵飲至東自
其
太宗在藩邸時常患腹痛極幾絶有丹溪門人陳姓
者醫之眇視後言曰 殿下平昔好食何物
上曰惟芹菜耳陳曰 殿下致此病皆菜上沙搭子
也而今已變為虫矣必下之乃可遂進藥服之下
虫百餘條是後病不復發

皇明傳信録卷之六

皇明傳信録卷之七

其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禮付禮部尚書呂震
曰建文中其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
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如今有
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英宗復位之日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詔閣老
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
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

上遂決曰太后許之右左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勅諭文武群臣曰朕膺
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況
宗室之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為前人所累
拘幽至今已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是
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以安其生
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朕眷念親親之義故
勅
其

太宗兵起南師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將軍帥師百
萬征伐前鋒將楊松等既敗于雄縣耿炳文等又
敗于真定十一月景隆引兵數萬圍北平城再戰
鄭村壩大敗明年四月引兵數十萬戰白溝河三
進三却兵將漫散南奔而德等處俱失守時山東
參政鐵鉉募兵固守濟南閱三月北兵解圍退襲
滄洲
上既渡江駐蹕金川門譚王及景隆開門迎納論功
行賞封曹國公子孫世襲尋命充
太祖皇帝實録都總裁官其後闔門被監不知所終

景隆泗州盱眙人曹國長公主之孫曹國公李文忠之子也

其景泰間詵官太濫京師為之語曰一部兩尚書三公二十餘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猪夫

景廟之濫於詵官也將以收人心而反有以致人之議然則有國者其惟建官賢惟任事惟能而使有司百執事之間無冗員為可也

其

太祖將封十王時每王欲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之

文廟曰殿下若能用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蓋王字上加白為皇帝之皇字廣孝意欲獨成燕邸為

皇帝故云然耳既而

文廟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既至燕一日寒甚

文廟召廣孝侍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

不成氷廣孝即應聲曰世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

主

文廟大喜自後漸有興師南伐之圖矣

其建文　年
文廟嘗奏爲息兵養民保全
祖宗社稷骨肉事曰切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無他
法也建用皇極而已皇極者大中之道也以大中
之道治天下其何不治已乎大中之道非人自爲
之天理之所固有爲之君者持而守之安而行之
則侯人不遠而自遠賢人不近而自近九族不睦
而自睦百姓不均而自均至於處身處家處國處
天下無往而不當矣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豈非大中之道也歟欽惟
皇帝陛下溫粹文明燊仁寬惠
太祖皇帝之孫
孝康皇帝之子嗣登太寶位爲天子保養生民父母
何忝之有然陛下一時任在班文職之人如尚書
齊泰等俱是奸邪之臣貪墨猾吏使天子不親政
事近侯臣遠賢人離九族擾百姓以彰陛下之惡
于天下孰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法陳於前者哉
陛下天縱之聖博極經書豈不知二帝三王治天下
之法若能持而守之安而行之則侯臣自遠賢臣
自近九族自睦百姓自均陛下豈不過於漢唐之

君哉今陛下一聽奸臣齊泰之言以誅親王爲心
父皇太祖高皇帝寘天未及一月聽讒而罪周王破
其家而滅其國不旋踵而罪王出其宮人悉配于
軍至於湘王無罪賜合家焚死齊王無罪亦聽讒
言廢爲庶人拘囚在京護衛之人盡行撥散及于
岷王又聽奸臣齊泰等之言以金帛賞其左右使
其誣告岷王廢爲庶民流於烟瘴地面至於二十
五弟病不與藥至死則焚其軀拾其骨沉於水中
臣想齊泰等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在
父皇太祖高皇帝殺不盡之餘黨今爲左班文職之
臣肆用奸謀殺我
父皇之子孫扶
於虎狼
父皇能有多少子孫受今之誅乎先是
父皇有疾陛下感於奸臣齊泰之言不宜示民臣
知之至於升遐不使諸子知之不知
父皇得何病用何藥不救以至大故也
父皇亥時崩寅時即斂停棺不於中殿七日即葬
不知此理出於何典況
文皇賓天一月始詔天下親王與百姓知之

如此則我親王與百姓同也亦有是理至於
父皇骨肉未冷陵土未乾即毀宮殿掘地五尺不
知
父皇得何罪而至如此也又齊泰奏凡朝凡進
揖而不拜及小祥節屆亦不親行祭事及
差人奏事將一百户林王鄧鋪等因繫誣以
善操軍馬之罪齊泰又使都司謝貴布政
張昺與長史葛誠設奸謀教我我不得
已而興問罪之師云云
其

英宗北狩

景帝以皇太后之命即天子位名義甚正但
不當易儲特有大理寺丞鍾同者
江西永豐人也上疏諫之言甚剴切
景帝怒下同錦衣衛獄死焉
其

英宗回自北狩嘗使人以
聖造問於術士萬祈祈對曰
丁丑年某月日當復大位又誠一詩以
進曰黃河之水通交趾亘古至今不斷流月

在碧空宵漢闕鴈飛邊外雨經秋須知
身在磚城下有日移居到鳳樓至在水
年窩裡發花殘結果兩枝頭詩語雖不
工然其術亦甚神矣

其

上皇在虜地面居南城時有給事中徐正一
日請
景廟屏去左右上疏言今臣民有望
皇上復位者有望慶太子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边高樹宮
門之鎖亦宜灌以鉄汁
景廟聽之而不行正一獲罪謫遼東後
上皇復位見正疏大怒命縛以来以其離間骨肉罵
之初正司見時驚出糞溺皆青說者謂其驚破膽
云

其

上皇北狩時軍校袁彬日侍左右未嘗少離
上皇自紫荊關出乘馬蹋雪而行遇險則彬為執鞚
御帳甚寒則以身為温足有喜寧者亦内侍也
數導虜入寇又嘗忌彬欲殺之彬乃言于

上皇遣寧傳命于宣府恭將楊俊索取春衣遣軍士
高盤與俱往密刻木蔵書繫盤髀間以示俊俾因
其來執之於是俊縛寧至京師誅之虜遂失其向
導而厭兵請知矣又虜地多黄鼠彬日去百里外
挑水灌鼠與
上消遣後回鑾復位念彬之功以為錦衣衛指揮又
為其造第告成彬乞門帖
上命閣下代作徐有貞為撰云一天新雨露萬里舊
乾坤
上甚喜命中官以帖并羊酒賜之為一時之盛事云

其
景帝未崩前嘗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
長史王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書来
然後行未晚也不宜即往後
英宗復位召世子問其不来之故世子具言之
英宗悦召長史賜以襲衣衣金帶金長史金帶自此始
王蓋蘇州人也忘其名矣
其郭國嬪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尤極
巧慧
宣宗皇帝聞其賢命迎至京既至病遂不起先數月

自識死期復書楚聲以自哀其詞曰修短有数兮
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予親而歸兮
獨慚夫予之孝也以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卓
也以婦人女子而能為此辭亦賢矣哉
其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録凡天字皆作莫云出内
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閣下自為之中有管窺
霄彙蚊測海之句蓋亦避天字也未幾
英廟復位年號天順豈偶然哉
其天順年曹欽謀反伏誅時有一詩傳訟於京
師不知誰所作也曰其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逯諸公
死亦當（謂寇逯果也）學士扣門如吠犬（謂李賢）尚書鎖項
似牽羊（謂王翱）萬安扣首稱三叔恭順當兌戰（吳瑾為恭順侯）
寄語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
其昔周穆王乘八駿之馬日行萬里四方八極踏
欲徧三十六蹄無歇時今
上厭居九重亦嘗巡狩蓋武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
營者数矣漢成帝好微行自稱為富平侯家人今
上亦自稱威武大將軍改御名為朱壽蓋
聖意以為天子之尊巡狩天下則不免從以六師故
謙以大將軍自稱少從数騎不欲勞煩天下耳正

德戊寅六月中欲再往榆林宣府率百官號泣而
諫
上亦將有感悟之矣忽大理少卿吳鏜乘醉出班欲
有所言
上怒入內庭不復出而明日遂行矣今朝廷百官不
聞複有料虎頭編虎鬚而畏其隃於虎口者為嬰
兒亦與之為嬰兒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為
無崖亦與之為無崖蓋將欲達之而入於無疵也
然後能達之則幸矣如其不然則豈得默默而已
耶蓋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可慮也以輕危之玉體
而冒道途之風霜舍天庖之芼肥而食野人之蔬
糲去宮室之深嚴而居民家之淺陋非所以調養
聖躬增益聖壽可慮也
宗廟不親祀郊社不時享　清寧宮久缺問安之儀
坤寧宮未感維黍之夢百姓愁苦而不知萬幾廢
弛而弗理可慮也又出不歸恐有奸雄乘時竊發
祖宗法度萬無此患然天下之事蓋常有出於人揣
摩料度之所不及者可不為寒心也耶此天下之
祖宗功德在人者深百官有司又能各守

忠臣義士所以流涕太息而不能自已者也雖然
今
上猶在英妙之年故其心輕王業如灰土耳昔漢武
帝征伐不休巡行不息逮至暮年亦率能興悔悟
之心而下輪臺之詔使卯金刀之業尚延二三百
載而後已然則又安知
上之聰明神聖其悟已往之不諫知来着之可追不
及早於漢武之年乎臣請執野史之筆以俟
其正德十四年六月江西寧王宸濠反殺
巡撫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驛丞某等以致仕北
京刑部右侍郎南昌李士實為太師以舉人吉安
劉養正為軍師散財招募華林賊數萬江西無賴
子弟數萬及護衛軍數千大約及十萬人蒙衝敲
江順流北下南昌九江皆擾而有之至安慶忝將
堅木於江以遮之而以數千人寧守之王兵不得
下遂攻城堅不可拔又聞行後南昌為巡撫南贛
都御史王守仁所破遂泝流而還至樵舍王都御
史先引兵于此以俟之一戰而敗寧王李士實劉
養正俱就擒寧王載以檻車解京士實為吉安知
府伍文定所得而不肯跪文定笞之二十乃跪下

獄而死養正典刑瀕死時言曰吾不幸而敗千秋萬歲後必有以吾此舉而義舉矣若寧王僞檄行於遠近其大畧謂

今上以莒滅鄫使高皇帝不得血食又謂建寺於禁中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為棄置宗廟陵寢而造行宮于宣府称為家裡黷貨無厭荒逸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逰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謂常懸都太監牙牌及称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懷妊之妻称為皇后復納山西所獻娼婦称為劉娘娘原其為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餘言尚多不能盡述蓋亦非臣子之所忍言者於是

皇上聞之自將南討詔書頒於天下曰朕惟祖宗列聖開創洪業封建親藩所以拱衛國家奠安宗社稷朕以菲德嗣承大統恪遵祖訓惇厚親親天地鬼神所共臨鑒豈意寧王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誣陷郡王潛亂宗支打死無辜人命不下千

數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脅奏良善毒害忠貞
包藏禍心妄窺大位聚衆羣盜招納叛亡私造戰
舡擅置軍器造謀作孽積有年歲流言日聞服未
遽信前因本府內官赴京告變近日在京科道交
章舉發朕猶念在親誼曲為保全特遣親臣齎書
戒諭宸濠自知罪在不赦使者未及半途先已肆
行反叛殺害巡撫囚禁守臣分遣賊徒四方流劫
占擾官府縱放獄囚攻圍城池燒毀郡縣搜劫印
信擒奪軍舡南京各處守臣連日飛章奏報具有
實跡反狀甚明羣下大廷會官集議僉謂宸濠悖
逆
天道得罪
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赦祇告
天地
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
惡宸濠并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
盡行寬宥占奪田產悉還本主本處并經過人員
近因追脅拘繫妻子禁錮者　護衛及軍
民職官先因　奏宸濠非罪降謫者查奏起用死
者贈官生者優恤上以慰

列聖在天之靈下以救一一方塗炭之苦兵出有名
事非得已内外大小之臣遠近忠義之士同心合
志殫力効謀旬日之間罪人可得尤念匹夫作難
毒我良民惡聲傳聞玷我宗室重以師徒所過閭
井騷然供饋之繁衆庶之勞疾苦在下憂切朕心
俟大功之告成将大賚於海宇嗚呼奉
天討罪大義不私於所親和衆安民至仁無敵於天
下故茲詔示咸使聞知然朝廷未下此詔之先寧
王已就擒矣但欲自籍其帑藏之積鞫其反叛之
罪竟率南京欲遂幸江西以閻老厚齋及敬所
公言而止
其巡撫兩廣都御史自昔稱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於是遂
二三年間
天子巡行天下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於是遂
改巡撫都御史為提督而不敢復稱總督矣
其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武宗皇帝竟以遊戲無度致疾而崩遺詔以
今上入奉
宗祧四月二十二日即
皇帝位